

韩小博
著

宋

朝很
上气

生死
棋局

I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宋 朝很生气① 生死棋局

韩小博

著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宋朝很生气. I, 生死棋局 / 韩小博著. —北京: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 2017.5

ISBN 978-7-5078-3992-0

I. ①宋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52728号

宋朝很生气 I: 生死棋局

著 者 韩小博
策 划 张娟平
责任编辑 笄学婧 张娟平
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 徐秀英

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[010-83139469 010-83139489 (传真)]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北院A座一层
邮编: 100055
网 址 www.chirp.com.cn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 1/16
字 数 300千字
印 张 23.5
版 次 2017年5月 北京第一版
印 次 2017年5月 第一次印刷
定 价 42.00元

CRI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

官方网站 www.chirp.cn

版权所有
盗版必究

目录

第一章 兵临城下 / 1

“此生若不马踏汴梁，我誓不为人！”萧太后暗暗立誓。

第二章 粉红郡主 / 33

萧太后忽然大笑不止：“那也不碍事，就算赵恒能成功突围，等他回到开封时，他的大哥赵元佐也早已登基了！”

第三章 惊天阴谋 / 57

宰相者，上佐天子，下遂万物之宜，任何一个决定都将关乎天下百姓的福祉。我吕端动一粒米的私欲，就会影响天下十万粒米的收成，何况是一个公爵爵位、一个公主儿媳！

第四章 父爱无价 / 87

世上最难的事原来是做一个父亲，尤其是做一个职业为皇帝的父亲。

第五章 不让须眉 / 105

吕端不依不饶：“国赖真龙，老臣也只奉真龙，还请殿下务必成全老臣。”

第六章 完美陷阱 / 117

你没有资格跟我要什么像样的死法！作为侵略者，不管怎么死都是可耻的！

第七章 暗流涌动 / 135

战争真是太贪婪了！杨延昭不由攥紧了双拳，有朝一日，我一定要结束战争！

第八章 虎母虎子 / 155

他们都是从无名小卒开始拼搏，被自己的血和汗一点一滴灌溉成英雄的。而儿子们从小躺在父亲的功劳簿上舔奶嘴，从没有机会去体验父辈们受过的苦，自然也就磨不出父亲手上的老茧，学不会父亲的能力和经历。

第九章 真正贵族 / 171

我的郡主爵位是大宋天子赐的，我吃的米是大宋土地产的，我读的书是大宋先辈书写的。我的一切都是大宋所赐，和契丹没有半文钱关系，凭什么要向你下跪？

第十章 自找麻烦 / 191

但是不知从何时起，他们那颗有棱有角的心被磨成了鹅卵石。即使人人戳他们的脊梁骨，咒骂他们是人渣、兵痞，他们也以耻为荣，依旧一步一个脚印地堕落成“大宋三害”之一的猪头军。



第十一章 美女象棋 / 219

当皇帝之前，他以丰功伟业作为一个帝王成功的标准，并以此认定父亲赵光义是个失败的皇帝。但现在看来，建立丰功伟业固然很好，但是能做到不吃亏已经是帝王的及格线了。就这点而言，自己已经与父亲差出一大截！

第十二章 羊烟四起 / 241

“人可不朽，救赎可待来日，国难永存，救赎唯有当下！”杨延昭的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，“作为军人，只有任务，没有什么能不能完成的任务！你们最好给我牢牢记住这句话！”

第十三章 赌神寇准 / 285

在不远的北方，萧太后正露出狡黠的笑容。从和谈国书送到赵恒手中的一刻起，她精心策划的一场国际阴谋就已拉开了大幕。按她的剧本，谢幕之时，就是大宋亡国之时！

第十四章 图穷匕见 / 331

萧燕燕依旧自顾自语：“我没输给赵恒，而是输给了爱……”

第一章

兵临城下

“此生若不马踏汴梁，我誓不為人！”蕭太后暗暗立誓。

界河

河

公元 997 年农历三月，被腿疾困扰多年的大宋皇帝赵光义病倒了。这一件本该止步于宫门之内的国家机密，不幸被辽国安插的眼线“囚牛”探知，他立即飞鸽传书给辽国的当家人承天太后萧燕燕。

萧太后看完密报后，愤愤地说道：“十一年了，你也有今天！”

十一年前，那是萧太后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候。她的丈夫耶律贤刚刚过世，儿子文殊奴（日后的辽圣宗耶律隆绪）刚刚十四岁。国内有宋王耶律喜隐虎视眈眈，暗中串联几个宗室王爷时刻想取而代之。西北边境有党项部落起兵造反，战火一度蔓延至西京大同府。

在这外忧内困的险要关头，赵光义突然落井下石，派遣潘美、曹彬、杨业等五路大军，共三十万大军杀气腾腾直奔燕云十四州。

在心中狠狠骂了赵光义上百遍“汝母婢也”后，萧燕燕以一介女流之身披甲上阵。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，却是胜得心惊胆战。

“此生若不马踏汴梁，我誓不为人！”萧太后暗暗立誓。

眼看老冤家即将驾鹤仙游，萧太后决定兑现誓言，立即派出曾经俘虏过大宋名将杨业的“大辽第四名将”耶律奚低率两万铁骑组成“欢送队伍”来到宋境，攻打后世文学家纪晓岚的老家——瀛州城（今天河北省河间市）。

半个屁股已坐在鹤背上的赵光义闻报，硬撑着身子，于一个深夜密召太子赵恒进宫。

是夜，已是子时时分，为避人耳目，偌大的万岁殿里只点了两盏宫灯，仅能维持宫人值夜的最低要求。微弱的烛光与深夜的漆黑调配出一种莫名的灰暗，将赵光义病人膏肓的脸色染得出奇的虚弱。

除了他，大殿里仅余赵恒和老臣枢密使曹彬二人。

“朕本该留给你一个已完工的太平盛世，如今却只能留给你一片饱受战

火的江山，”赵光义忧心地看着眼前这位帝国的继承人，“能不能守住，现在起就靠你自己了。”

言语之间，赵光义对儿子和帝国的未来充满了深深的忧虑。

赵恒虽然已经二十九岁，但绝大部分时间一直生活在繁花似锦、远离狼烟的首都汴梁城。同样是二十九岁，萧燕燕那时却在血雨腥风中干净利索地当上太后，成为赵光义后半生的劲敌。与这样的女人为敌，没准儿哪天赵恒就从富二代变成负二代，把江山都赔个精光！

不过赵恒倒是很看好自己。身着华丽紫金戎装的他目光炯炯，在灰暗的大殿中格外耀眼，与孱弱的父亲仿佛阴阳相隔。

“父皇说过，做好皇帝，需要贤臣，做千古圣君，则需要敌人！萧燕燕再凶顽，也遭遇过唐河大败，儿臣此次一定会让瀛州变成她的第二个唐河！”

说话间赵恒大手一挥，仿佛消灭数万辽军只是挥一挥手这么简单。

当然，他这样想是有足够的底气的。发生在端拱元年（988）的唐河之战堪称辽国建国以来最大的耻辱，不仅以八万辽军对一万宋军的巨大优势输掉了战争，还让辽国的战神耶律休哥遭遇了一生最惨烈的失败。

说完，他就要拜别而去，赵光义忽然叫住了他，“记住这个！”

说话间，赵光义已掀开了被子，露出臃肿如象腿般的右腿。赵恒顿时一脸抽搐，这是十八年前高粱河战役中，耶律休哥用两支箭亲赠的“纪念品”！他父亲被腿伤困扰多年，始有今日的一病不起。

“父皇放心，儿臣会用二百万支箭为您报仇！”

恶狠狠地吐完决心，赵恒拜别了父亲，借着夜色的掩护秘密踏上了征途。

为了他的安全，赵光义特意安排了一百名帝国特种兵——剑舞武士随行。他们都是从全国军队中选拔出来的精英，剑术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。当年赵

光义在消灭北汉的大决战中，他们中曾有人当着敌军主帅的面凌空一跃，两只手先是闪电般地互抛了六下宝剑，然后右手握剑流星般地舞出让人眼花缭乱的仙人指路等五路剑招，最后稳稳地落回自己的马鞍上。北汉人吓得魂飞魄散，最终投降。有他们充当保镖，赵光义可以绝对放心。

这时，枢密使曹彬忍不住低声说：“陛下龙体不豫，万一……臣是说万一，到时太子不在身边……”

曹彬的意思很明白，赵光义随时会死，朝廷中枢随时会面临大换血，到时作为皇储的赵恒如果不能及时赶回，这次秘行就会败露，别有用心的人随时会借机谋求政变。而且，排行老三的赵恒刚当上太子不过才两年（995年8月册立），既无健在的长子赵元佐那样有威信，也无赵光义当年那么党羽遍天下，卸载他简直比卸妆还容易。

此外，曹彬还有一层更深的意义：皇宫中长大的赵恒不是茅屋中长大的赵光义，对付狂风暴雨虽然是他的必选项，却不是他的强项。

安静，令人窒息的安静。赵光义紧闭的双目之下，不知是为曹彬的多嘴酝酿雷霆，还是在为支走儿子的决定暗生悔意。曹彬屏住呼吸，默默祈求皇帝陛下赶紧给句痛快话，好使心中的忐忑获得解脱。

终于，赵光义缓缓开了口：“皇帝是天下人心中的一座山，第一步走好了，百姓就会把他当靠山。第一步走糟了，百姓就会把他当王屋山和太行山。恒儿蜜罐里长大，在朝中素无威信，所以他需要一次胜利证明他不是草包，赢得天下万民的信服！”

皇上是要让儿子自己给自己立威，曹彬恍然大悟。

“至于京城……”赵光义孱弱的眼神中忽然腾出一道火焰，“他们有异心已经好久了，朕早有准备……”

说完，赵光义把视线固定在了瀛州所在的北方——恒儿，父皇可以传给你皇位，却不能传给你威信，所以你一定要赢！

* * *

脸上写着“我一定会赢！”的赵恒快马赶到瀛州时，脸色马上换成了“我一定会赢？”因为就在前天晚上，耶律奚低与先前冒充商队潜入城里的一队辽兵里应外合，攻破了瀛州城！

“知州王全怎么样了？”赵恒焦急地问道。

“被乱马踏死。”幸存的官员答道。

“巡检卢威呢？”

“脑袋在城楼的旗杆上。”

“那录事、司户、司里各曹的参军呢？”

“被辽军连同州衙烧成了灰。”

“那你是？”

“臣杨延昭，勾当左厢店宅务公事。”官员响亮地自报家门，仿佛自己是节度使一类的朝廷重臣。

赵恒则完全傻了眼。整个瀛州地方政府官员已全部玩儿完，唯有眼前这个小小的勾当左厢店宅务公事（楼店务的主管，负责管理国家房产、收取房租），当天因到城外拉运扩建廉租房用的砖瓦而幸免。

这下可怎么办？赵恒暗忖，原有的作战计划已经完全泡了汤。

战前，赵光义交给前线的作战计划是放任辽军进攻城坚池深的瀛州城，用弓箭和板砖将其士气和兵锋往死里耗。耗到半死不活时再由养精蓄锐的外围部队迂回包抄，猛踢辽军的屁股，同时城里的大军出击猛拍脑袋，一前一后打他个屁滚尿流。换句话说，赵光义这个好父亲已经为赵恒安排好了一场

预设好的胜利。

可惜一个好父亲能想到的永远没有老天爷多！

如今，耶律奚低未按常理出牌，瀛州城一丢，外围大军已无险可据，城里的部队损失殆尽，辽军却势头正旺，这仗可怎么打？

杨延昭并不理会赵恒的一筹莫展，继续陈述坏消息：“太子殿下，还有一件更糟的事情我必须告诉您……”

“闭嘴！没看见太子爷正烦着呢吗？”外围部队的指挥官高琼厉声制止道。

是年六十二岁的高琼，眉毛是刀劈过一般的生硬，眼睛是斧砍过一般的犀利，鼻子如雷劈过一般的突兀，嘴巴似锤砸过一般的刚硬。山贼出身的他自大宋朝开张起就光荣参军，从一名小兵一直做到了将军，是帝国当之无愧的元勋。除了顶头上司曹彬，大宋帝国军界里没有他不敢骂的。对于杨延昭这种不入流的小吏他更没有必要嘴下留情了。

然而，二十出头的杨延昭面无惧色：“坏消息可以回避，但糟糕的事实无法回避，所以太子必须要知道！”

高琼是出了名的爆脾气，哪受得了一无名小卒的指责，当即扬起手就要请杨延昭饱餐一顿老拳。幸好赵恒及时制止了他，并示意杨延昭讲下去。

“昨日本是给士兵发月俸的日子，但俸银都放在瀛州城内的银库，如今已成了辽军的战利品，高将军麾下大军士气已备受打击！”

赵恒的心情顿时从悬崖跌到了谷底。

俸禄问题从来都是关乎国家稳定的大问题。公元783年，唐德宗就因为没发奖金，导致前去平叛的泾原兵反戈成了叛军，攻陷了首都长安。

高琼手下的士兵虽不至于叛乱，但是他们都是从边关的农民中征召入伍

的，当兵就为糊口。如今糊不了口，打仗自然没有精气神。

“这么说，我们唯有撤退了？”乘兴而来的赵恒此时已有了败兴而去的打算。

一个响亮的声音及时阻止了他。

“不！臣有一计可以取胜，”杨延昭自信地答道，“不，是绝对取胜！”

* * *

“大言不惭的黄毛小子！”高琼眼中满是挑剔，“你杀过人吗？”

高琼的话再明白不过，一个收房租的懂什么行兵打仗。

杨延昭冷冷地答道：“高大人戎马四十年，跟先帝打过南唐，随当今圣上灭过北汉，死在你那柄大刀下的何止千人！”

高琼不由扬起了脸，用教训孙子的口气说：“算你识相，老子刀下的死人比你小子见过的活人都多。”

“但是你却从未升入枢密院，至今还只是个三品武将！”

中书省和枢密院俗称东西二府，前者管文，后者管武，是宋朝最有权势的两个部门。如果哪个官员混了几十年还没进二府，那只能说明他混得太一般。

高琼哪受得了被揭短，粗糙的大手杀鸡一般掐住杨延昭的衣领：“小子，你活得不耐烦了？”

杨延昭面无惧色，誓要打破砂锅揭到底：“高大人，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进不了枢密院吗？因为你在行的是杀人，不是打仗！”

冷冷的一句话就把高琼从将军贬成了屠夫。从未受过这种嘲讽的高大爷抬手就是一拳，赵恒想喝止已来不及了——“嘭”的一声之后马上是“哎呀”……

杨延昭一定门牙失守了，赵恒心说。他缓缓转回头，却见高琼捂着拳头直咧嘴，而杨延昭依旧立在原地纹丝不动。

“你是第一个脸蛋比老子拳头硬的家伙。”高琼有些意外，通常他一拳出去，至少能赚到两颗门牙的。

“住手，高将军！”赵恒微微不悦地提醒道，“且听听他的计划。”毕竟他现在是瀛州最大的官儿。

高琼一百个不情愿地松开了手，脸上赫然印着三个大字——走着瞧。

杨延昭略微整了整衣冠，说道：“首先，应恢复我军士气。据我所知，高将军所部士兵的家眷有不少租住在瀛州城里的房子。如果太子殿下免去一年的房租，到时不用下令，他们就会拼命杀敌。”

把瀛州城的得失和士兵的荷包捆在一起，的确不错，赵恒暗忖。

“不行！”高琼迫不及待地提出反对，“楼店务收入是国家的赋税，这次免了，就会有下次。长此以往，那帮泥腿子惯坏了，我大宋的赋税怎么办？”

杨延昭没有理会高琼，继续陈述计划：“其次，耶律奚低不会满足于仅仅拿下瀛州，很快就会出击。辽军以骑兵为主，他们的马匹产自北方大漠，速度和耐力都强于我军，如果以骑兵对骑兵硬拼，我军必然吃亏。最佳的战术是把重甲步兵和弓弩手摆在中间，骑兵从两翼突袭，挤压辽军，迫使他们正面迎接我军强大的弓弩阵，用我大宋的利箭给他们好好洗个澡！”

杨延昭的战术简单地说就是，骑兵是坦克，弓弩是大炮，与其坦克打坦克死磕，不如大炮轰坦克稳赢。

赵恒觉得有理，正要征询高琼的意见，这位大爷却已经抢答了。

“不成！老夫我和辽国打了半辈子交道，最了解他们。”高琼先倚老卖老一番，“骑兵的优势就是速度，冲破步兵大阵易如反掌，到时耶律奚低如

果顺利从中央突破，将我军切成两半怎么办？”

高琼顿了顿，转身面朝自己的部将们。

“再说了，咱大宋骑兵也不是吃干饭的。九年前唐河之战那会儿，我们跟着李继隆将军打辽国人时不过区区一万人，不照样打得耶律休哥的八万骑兵屁滚尿流嘛！大家说我们怕他耶律奚低吗？”

“不怕！我们连辽国第一名将耶律休哥都打跑过，还怕他！”“没错，让耶律奚低尽管放马过来！”……大帐里充斥着对高琼所讲以往“事实”的赞同声和对杨延昭一番“雄辩”的反对声。

“所以殿下，老子——不，老夫”高琼赶忙纠正，“——老夫建议骑兵对骑兵，全军以锥形阵直插辽军队形，让耶律奚低那厮重蹈一次唐河的覆辙！”

高琼的话再次调动了群众力量，一干部将连声支持，那阵仗不像发表意见，更像是显示谁的嗓门大。众人之中，只有魏能没有随声附和，这是因为他正是高琼一直瞧不上眼的步兵的头儿——步兵指挥使。

滚滚的口水面前，赵恒觉得自己没有理由和“事实胜于雄辩”这条真理过不去。再者，唐河之战时的宋军旧部就在眼前，自己有什么可怕的。

“就依高将军之言，全军备战，夺回瀛州城！”

就这样，高琼成了这场战前军事会议或者说是争论的胜利者。他睨视了杨延昭一眼，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，老子门口站岗的都比你大十岁！杨延昭没有理会他的挑衅，而是心里暗忖——你们这些鲁莽的家伙，唐河之战能赢是因为哀兵必胜，当时李继隆手下的士兵多是刚被辽军屠戮过老家的易州人！

不过，杨延昭的作战意见虽没有得到认可，但随同出战的请求得到了赵恒的批准。毕竟他是瀛州府衙唯一的幸存者，对当地地形的熟悉超过任何一

个人。

经过一番准备，高琼于次日率大军进逼瀛州城下。自信到迷信的他计划模仿九年前李继隆将军的骑兵对骑兵战术，与耶律奚低展开针尖对麦芒的对攻。而魏能的步兵作为预备力量，在辽军一旦回城防守时，负责攻城任务。赵恒也亲自上阵，并刻意高高挂出了印有自己的姓氏的帅旗。他要按照父亲希望的那样，让辽国人知道是大宋未来的皇帝打败了他们！

辽军主将耶律奚低正愁找不着下一个战利品呢，一看有人主动送货上门，而且还是价值连城的硬货，立即兴奋地率领麾下铁骑出城迎战。瀛州争夺战就这样开始了，只是此时两位同样自信满满的主将恐怕谁都想不到，最后决定这场大战胜负的不是彼此的勇气和智谋，而是工资！

第一次面对辽国士兵，赵恒难免有些奇怪：“咦？对面的辽兵为什么人人都兴奋不已？”

虽说平静的战场下一秒就是坟场，人人生死未卜，但是辽国人却全都亢奋得出奇。

一旁的杨延昭面无表情地回答：“因为他们要发月俸了，不！是年俸了。”

赵恒确信自己没听错，又仔细看了看杨延昭，脸上也没有一点揶揄的神色，他不由得雾水满头。

杨延昭没有直接解释，而是问了一个看似不着边的问题：“殿下知道糖公鸡吗？”

赵恒说不知，只知道铁公鸡。

“铁公鸡顶多一毛不拔，而糖公鸡不仅不拔自己的毛，还要黏掉别人身上的毛。辽国的历任皇帝就是这样的糖公鸡！”

接着，杨延昭认真为赵恒解释了辽军不可思议的工资制度。

作为名副其实的糖公鸡，辽国皇帝不仅不给全国的上百万士兵发一文钱工资，还苛刻地要求他们打仗时自掏腰包，凑齐铠甲、战马、弓箭、马料、长短枪等装备。其中铠甲九件，战马三匹，弓四个，箭四百支……，最夸张的是连系马绳都要自备二百尺！这样打起仗来，赢了是皇帝的，输了赔的全是当兵的，所谓空手套白狼是也。

不过没有工资就没有打仗的动力，辽国皇帝是怎么解决这一矛盾的呢？很简单，抢！辽国从首任皇帝耶律阿保机起就立下规矩：每次打仗就是发工资的时候，但凡战场上抢到的就是自己的，能抢多少抢多少，只要带得回去。辽国人的这种工资制度就叫“打谷草”。

听完杨延昭的解释，赵恒不禁冷汗森森，“照卿家所说，每个辽兵战前都下了血本，他们打仗时必然会拼了命地冲杀。”

“殿下所言极是。在他们眼里，我大宋皇室无疑是最富有的。您现在出现在阵前，他们自然会兴奋不已的。”

赵恒顿时一个大冷战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自己在对面那些如狼似虎的辽军眼里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块金灿灿的大元宝！几分钟前还自信满满的他顿时自危满满。

正在忐忑不安时，辽军的主帅耶律奚低忽然喊出了他的名字。

* * *

“那位细皮嫩肉的可是南朝太子赵恒？”耶律奚低洪亮的声音犹如巨雷一般，穿过了层层兵戈铁马，重重砸在了赵恒的耳鼓膜上（辽在北，宋在南，故而辽国人称宋为南朝）。

赵恒一个激灵，一时竟然忘了回话。

“怎么？堂堂南朝太子难道是个哑巴？还是被老夫手中的大刀吓破胆